

失却的家园

●〔日〕北川笃子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失却的家园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却的家園/(日)北川笃子著;马心丹,马宁,李梨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6

ISBN 7-5354-2220-9

I.失…

Ⅱ.①北…②马…③马…④李…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913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7-2001-002 号

责任编辑:刘青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谢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市爱民综合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1693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摄于家门口

目 录

失却的家园	1
壶中女	15
地狱	38
噪声	54
螯虾	70
惠子和她的偶像	98
琥珀中的苍蝇	156
白色的墓地	187
后记	256

失却的家园

邻家住着一对奇怪的夫妇……刚写到这儿，我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笔，因为，其实不是一对夫妇，而是一对弟兄。

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会把他们当成夫妇呢？对于当时只有二三年级的我来说，当然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同性恋，只是在记忆中强烈地感觉到那是一对关系好得异常的弟兄。在哥哥故去之后不久，弟弟便结了婚，由此可见他们仍然不是什么同性恋吧。

我们姊妹俩常常到他们那儿去玩的理由，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如果单纯说因为是邻居，我们是决不会去的，因为他们住的是我孀居婶婶家出租的房子，那座房子的房客前前后后住过很多家，而我们去玩的只有这弟兄俩住的时候。

好像开始的时候是院子里精心种植的花草吸引了我们。我们姐俩好像挤香油似的脑袋紧紧地靠在一起，从墙的这面窥视那满院的紫色、粉色、白色、红色的花。

记得开始的时候就是银莲花。我本来对花名很不感兴趣，但因了这弟兄俩的关系，准确地说是因了哥哥的关系，使我很早就记住了这个花名，因为在他家院子里侍弄花草的只有哥哥。

看见哥哥在用喷壶浇着花，我和妹妹马上急急忙忙地绕到

正面门前去按门铃。“让我们进去看看花吧！”我们从来都是这样地和他们打招呼。在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对美丽的花有着一种特别的执著，同时又天真又不知害羞，为这不知让我们去打搅了多少人家。

我家房后北边是一个平缓的斜坡，那上面住着一户姓K的老夫妇，他家房子坐北朝南，和我家一道之隔，门前的坡上同样一年四季都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十分惹人喜爱。每天当我们想要什么花时，就会绕个远跑到他家去按门铃。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完全可以慢慢地、一只脚一只脚地顺着老人家房子旁边的石头台阶爬上去。可那台阶直陡直立的，妹妹每次爬到中间就上不去下不来，在那儿直哭，所以只好绕远过去。“爷爷我们要那个花！”每当这时，哪怕我们要的是马上就会枯萎的芦苇草，老人也会笑咪咪地给我们剪一大抱。实际上剪掉很多也丝毫不会影响院子里的美观，那花还是照样开得满满的。

那么，这些花拿回家以后怎么处理的呢？只记得告诉妈妈了，可是不是用花瓶把它们好好地养起来了，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妈妈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也毫无印象。她也许给老夫妇送去一些茶点，表示歉意吧。因为那些花草是老人精心侍弄出来的，这无论谁从坡下面看上去都会一目了然。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母亲和老夫妇之间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让我们看看花吧！”在邻居的弟兄面前我们从未说过“我们要花”，而只说是看看。不知是因为我们觉得花太小不能剪，还是觉得他们和老夫妇不一样，没法对他们撒娇，但总之我们每次只要求让我们看看就完了。可我们也并不是对只有弟兄俩在一起住的这对弟兄有什么恐惧感，我和妹妹，有时连我最小的弟弟也加进来，没少到他们家去玩。

我们有时替他们浇花，有时进到屋子里去。我看到弟弟在

用吸尘器打扫房间。当时，一般的人家在打扫房间时，都是把窗子大开，先将窗子呀间隔门木框呀还有桌子上的灰尘用掸子叭叭地掸起来，然后再用扫帚一点点地把垃圾收起来。妈妈常常叮嘱我们，可别把垃圾从走廊扫到外边去啊！把垃圾撮起来一点也别剩啊！等等。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小垃圾从走廊扫到外面的地上，装做看不见。我觉得天一旦下起雨来，这点垃圾就会被吸进土里看不见了。可是，他们家里却用吸尘器。那是个小型的、和簸箕的形状差不多的吸尘器。虽然不像现在的吸尘器吸得那么干净，但对于吸引我的好奇心却已足够了。那个簸箕型的吸尘器使我感到一种男人住的房间里所特有的气味，原来这家里没有女人。那小东西发着小小的声响，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

要说我们俩对哥哥比较喜欢。他身材比弟弟矮小、瘦弱，他那从镜片的深处向我们送来的眼光像太阳般柔和。我们常常上门，是受了这目光的吸引。弟弟也并不是不欢迎我们，只是少言寡语。

我们每次都被哥哥请进厨房，然后他告诉我们，要给我们做好吃的，让我们等着。做什么好吃的，我们都知道。那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九四〇年前后，粮食方面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我一面等着他做蛋糕，一面在心里和母亲的蛋糕比较着。母亲做的蛋糕比他做的更松软，用牙咬起来更舒服，要是倒上蜂蜜的话，那蜂蜜正好可以渗进蛋糕的蜂窝里，一放进口马上就会在舌头上融化，那真是好吃无比。我总是担心他打鸡蛋的时候，泡沫还不够多，那样蛋糕就不会很蓬松，看吧，结果到底还是鼓不起来吧，等等。可我只是在心里这样想，决不会用嘴说出来。有时候，妹妹不太客气地想要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心里直打鼓。我们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让哥哥感到满意。给我们做蛋糕的只有哥哥，所以，对哥哥在这个

家里充当着女人角色这一点，我们渐渐地感到可以理解了。

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虽然我们在哥哥那儿吃了那么多次蛋糕，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母亲。母亲在婶婶面前一副不满意的表情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告诉她，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连好多嘴的妹妹对此事也一点风声都没走漏过。在家里大人也管教我们不要吃别人的东西，可也许是因为哥哥在做蛋糕时那满脸兴高采烈的缘故吧。尽管那蛋糕并不那么好吃，可如果把这件事告诉母亲而受到斥责，结果不能再吃哥哥做的蛋糕的话，哥哥那满面的兴致一定会失去光泽，会变得勉强，让人看起来痛心。或许就是因了这个原因，我们姊妹俩毫无意识地把它当成了我们自己的小秘密。

说到他们家，令人奇怪的是，一点儿也感觉不到那种男人单独生活所特有的不清洁的感觉。从院门到家门之间飘逸着栀子花的香气，宽敞的院子从春到秋都可以见到花草在阳光下竞相争艳。

在我对这对弟兄的回忆之中，只有一点与他们给我的印象不一致的地方，那是有一天我偶然爬上二楼的时候发现的。那天，除了哥哥以外，弟弟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儿，比平常热闹，也许为此我放开了胆子朝楼上跑去。当我刚刚爬到楼梯中间的时候，哥哥慌忙阻止我说，别上！别上！我像一只淘气的小猴子一样毫不在意地继续往上爬，那时弟兄俩表现出了异常的惊慌。哥哥甚至一步跨两个台阶，向着一个劲往上爬的我直冲了过来，挡在了我的前面，可上面的一切都已经被我看在眼里了。那是两间连在一起的套房，整个儿是一间零乱不堪的寝室。楼下收拾得那么干净，楼上却连窗户上的窗板都没打开，昏暗的房间里堆着男人们睡得乱成一团的被褥，好像的确不是可以给一个小女孩看的地方。一股异常的气味直冲过来，使我吃惊得呆立不动了。不对，好像不是因为这气味，而是连弟弟

也至于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制止我的这种意外的行动。他们的异常反应反过来刺激了我，使我感到自己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弟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把一扇窗板打开了。随之，外面的空气和着满窗的光线一同射进这奇妙的、气味异常的、给人以性感的房间。

童话中说白雪公主在七个小矮人出门之后私自闯入他们的房间时，他们的床铺是收拾过的，事实果真是那样吗？白雪公主为了寻找适合自己身材的床铺，一张张都爬上去试着睡了。我不禁试想在这个小公主天真无邪的背面隐藏着、那残酷无情的事实及不可思议的猥亵。

“快点儿下去吧！”哥哥的声音也不同往常地强硬，我觉得被人在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记，沮丧地从楼上下来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上过二楼。我觉得，在那里有他们弟兄俩的秘密，在那蒙蒙的昏暗中有着许许多多我不得而知的秘密。当多年后我知道了格林弟兄一生没有婚娶，终身共同生活、共同研究的事情以后，头脑里烟雾般浮现出来的就是那蒙蒙昏暗的二楼。我想，除了我看到的男人们睡过的零乱被褥以外，也许还有未曾被我看到的那童话中才会出现的残酷世界。

又过了两年，哥哥死于结核病。奇怪的是，他临死前及其后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从未听母亲或者婶婶谈起过。大概他一直住院了吧？当后来我不再去各家院子里看花，开始埋头一个人读起书，并知道了希腊神话阿多尼斯的故事以后，那曾在邻家院子里怒放的银莲花的深红色，不知为什么在我眼前会和哥哥吐的血的颜色重合在一起。阿多尼斯是美女神阿佛罗狄忒所热恋的美少年，在他被野猪牙刺中而喷射出来的血中，开出了银莲花。

哥哥故去不久，弟弟便结了婚，我们也不再去他们家玩

了。我曾有一次去按过他家的门铃，弟弟爱人的那对锋利的眉毛下面，表现出对我的来访不知如何是好的眼神。这使我再也不去按那门铃了。那院子眼见着荒芜了，杂草渐渐地占了优势，鲜花却凄惨地枯萎下去了。不久，这对年轻夫妻从婶婶家搬走了，而战争的脚步声也越来越逼近了。

让我不解的是，一向对疾病有些神经质的母亲，却没有为去有肺病的邻家玩这件事而责怪我们。我们从未听母亲对我们说过不要到邻家去这样的话。邻家哥哥的结核，或许母亲和婶婶并不知道，也或许是邻家的弟兄隐瞒了哥哥的病情。

邻家的院子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那么漂亮过了。后来搬来的是一对多子女的夫妇，常有年轻的女人和很大的儿女们出入，另一对是没有孩子的夫妻。那院子被带上了纷杂的色彩，变得让人不敢认了。时代也变成种花草不如种食用植物的时代了。过去是花坛的地方，现在挖成了防空洞，用来收容那两家人。市里向居民发防空警报预告敌机飞来，可没多久就都变成空袭警报了。不论是大杂院的邻家，还是我家，都被黑色或是近似黑色的让人感到压抑的颜色所笼罩，在银莲花妖艳怒放过的花坛下面，那个防空洞里，有十来个人屏着气息等待着敌机的飞去，其中还有一个婴儿。

提及战争，我自己也能感到我的笔头开始僵直，开始拒绝了。为什么我对战争有着这样一种抵触情绪呢？如果说，是因为一个少女在迎来青春期前的成长时期刚好和战争发生的时期相吻合这样一个原因的话，可我既没有像男孩子那样直接被迫去接受战争的训练，而且在我的家人，包括直系亲属之中，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父亲战死，或是叔表亲因战争而故去的事情。总之，我的家人和亲属都算是比较侥幸的。他们之中，老的老得年龄适当，过了征兵的岁数，而他们的孩子们到了该入伍的年龄时，战争又已经结束了。并且，大家都住在内地大城市的

郊区，在物质方面也免受了許多损失。虽说我家的房子被空爆的热浪给破坏了，不过家具没有受到损失。也就是说，大家都只在战争的外围转来转去的，战争就结束了。可我一面在内心抵触着，一面又忍不住要提到战争，就好像在我的笔尖有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小精灵在引诱我一样。我在这里要谈到的事情，决不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甚至严格地说来，就连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母亲本人也未必是亲眼看到的。

有一天，空袭警报突如其来地响起来了，不像已往那样先发出防空警报。B—29轰炸机笔直地朝这边飞过来，不一会就开始在头上盘旋起来，随着那让人惊恐不安的轰炸声，炮弹从天上落了下来。我那天在离家比较远的地方，“隆隆”的爆炸声仿佛是从远处地壳深处钻出来似的，可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爆炸就发生在我家的附近。

母亲带着妹妹、弟弟，还有妹妹的朋友一共5个人，钻进了我家的防空洞。母亲在叙述当时的情景时说，炸弹的爆炸声从四面八方向中间围拢过来，而我家，就好像在这圆靶子的正中间一样。我想，邻院的两家人一定也和母亲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十个人隐藏在防空洞里，一定也觉得自己的防空洞就是空袭的目标吧。这样，我的头脑开始混乱了，好像母亲给我讲的下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自己眼前发生的。

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们被恐怖折磨得无法继续隐藏下去了，先有一个人冲出了防空洞，紧接着一个又一个地冲了出来。我家的南面是一片低坡地，从那儿再往前，就是农田了。一望无际的农田绿油油的一直伸向远方。没有孩子的那家邻居的妻子先尖叫着冲进了地里，一直向南跑过去。随在她后面的就是他的丈夫，紧接着就是另一个邻家的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听到了他们的尖叫声。在炸弹的爆炸声中，能够清楚地分辨出他们疯狂般向地里跑去时的悲鸣。至今当我站在那朝南的低坡

前面时，还能看到他们跑到农田以后分散在地里的一个个小黑点。那一望无际的绿地看起来就像已被吸走了灵魂的灰色无机物，只是死一般地横在我的面前。到处都是被炸开的弹坑，直径有十多米，左一个右一个的分散在地里。B—29的轰炸目标是我家北面河对岸的飞机制造工厂，所以，稍微偏西和偏东一点的地带，一点儿损害也没有受到，可见他们的轰炸目标是很明确的。可偏偏在偏南方向的农田里却留下了这么多的弹坑。邻家人们的那小小的身影和这巨大的弹坑在我脑海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有那震耳欲裂的悲鸣的余韵也在耳边回荡。

邻家最后被炸得一点残余也不剩，是被直接投下的炸弹给炸的。在银莲花下面的防空洞里只活下来一个女人，埋在土里被救出来，她身后背着的婴儿被热浪窒息而死。

我家的房子也被热浪完全破坏了。母亲从防空洞里出来以后，没有跑向农田，而是蹲在南面的坡下，用一床大被把4个孩子紧紧地拢在自己的身边。她掀起被角想看看外面，明明是夏天大中午的，可她眼前却一片漆黑，况且眼睛和口里马上就被刮进了一层沙土。我常常去要花的那家住在坡上面的老夫人的房子，也被直接投下的炸弹给炸光了。幸好那时老夫妇俩已经疏散到日本海方向的小镇里去了。

当我听说某位大作家的小说中对战争只字未提，而这部小说恰恰是在战争期间写出来的，我对此感到像被人猛刺了一下那样可怕，而且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了这种藏在背后的、顽强自我意识式的对待战争的态度。有人把这种自我意识叫做“反战思想”，也有起名为“非战思想”的，可我却无法模仿他们。我时时想提到战争，而且每当提起它时，就感到疼痛，就会出现抵触情绪。

有时我会突然感到在那场空袭后变成灰蒙蒙一片废墟的地方，有一对男女在谈话，但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这样的

对话。

“别发傻了，那怎么可能呢？”

“别骗人，你脸上写得清清楚楚。我和孩子都死了，这下可好了。你要是不这么想，你怎么会是这样一副表情呢！”

“别胡思乱想了！”

“你现在脸上的表情明明就是这样。都炸光了，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这时，那男人不是朝那女人，而是朝我说起话来了。“电车不通了，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这儿的。离家越近，看到的情形就越悲惨，我不由得脚步也加快了。自己家的房子只剩下一些残骸，连个人影也没有。我怀疑这真是我的家吗？难道一家人都被炸死了吗？后来我才在坡下面看到了一张由于紧张和虚脱而失去了表情的女人脸……”

“原来你们都还活着啊！”也许父亲这样小声嘟囔了一句。我后来想，事实的真相大概在这一瞬间短暂地显露出来了，母亲那已经被刺激得倒冲起来的神经，向着父亲内心的隐私直刺过去。母亲本来不知道父亲在外面有外遇，但男人的脸上却突然蒙上了一层惭愧的阴云。这灰色世界的对话，难道是我臆造出来的吗？这是发生在经过了数小时的轰炸之后，死里逃生的妻子和一直担心着家人的安全而经过长途跋涉赶回来的丈夫之间，见面之后最初交换的对话吗？在朦胧的记忆之中我感到茫然失措。我笔尖的小精灵又在满脸笑容地安慰我，“都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了，记不清楚了也不奇怪啦！”

正如那格林弟兄住过的二楼密室很适合编造出那种残酷的童话一样，这灰色的世界也非常适合编织出这类的妄想。

那家老夫妇的房屋被破坏得连残骸都不见了，可我更为不解的是，那些美丽的山茶树、杜鹃树、紫阳花、栀子花、芦苇以及开满院子的各种花草植物也都一古脑地被热浪掀走了。要

说是植物的话，就应该把根深深地向地里伸展开去，即使被折断踩扁在地上，也一定会在第二年重新发芽长出来。可是这些花草却都齐根断了。从下面向上望去，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一片赤裸裸的灰色的斜面，那里已经完全不是可以让老夫妇回来居住的地方了。

在写到二战结束后的那几年时，我的笔又开始犹豫起来了。尽管到这时我已经明显地开始持有大人的意识了，但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不失为一种企图触摸危险来试探着前进的幼稚想法。在那由里层转向表面的明显变化中，我一面下沉，一面又挣扎着向上，难以抑制的愉悦也变成了自己成长的动力。在大大小小的波浪冲击下，我时而倾斜又时而浮起，把一个女孩子所必须的养份尽快抓在自己手里，藏在了自己的心灵深处。

我好像又有些兴奋起来了。隐藏在我笔尖的小精灵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在盼望着我的兴奋，所以我不得不改变一下话题。

大概在战争结束两三年以后，我家房后坡上曾经住过老夫妇的那个地方，不知何时盖起了一间小屋。又过些时候，看见一对中年夫妇和孩子们在那儿出出进进了。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母亲常常面对着我重复着这个问题，可我却不得而知，而那老夫妇二位来信说他们仍然健康地生活在日本海那边的小镇上。

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人，每当她和我说话的时候我都对她很警觉。我觉得她好像老是要从我的心里掏走什么似的。我只是从她那成年人的眼神变化，或是嘴角的动作中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虚伪和狡诈，但更让我讨厌的是，她对我们家的事情似乎什么都知道。和我们打招呼的只有这个小女人，我们甚至连她家孩子长得什么样也没记住，就更不用说那男人了。母亲讨厌她，妹妹讨厌她，我们全家都讨厌她。尽管如此，那小

女人却一如既往地向我们打招呼，有时还有些令我吃惊的举动。有一次她说出了我男朋友的名字，可我们是一个偶然的才会刚刚亲近起来的，那时连我妹妹还不知道这个秘密呢。

说到这儿使我想起来了，她的身材长得有点儿像专门会探听人家秘密的女妖怪一样，穿着和服，手脚瘦长，身子也上下一样细，看不出哪儿是腰。有一次碰到和她并排走路的时候，我想找个借口快快地从她身边跑开，可结果却不得不和她一起坐上了电车。在电车里，她向那么多人亲切问候，真使我大吃一惊，有的人我住了十年了还没有说过话呢。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听说她和那老夫妇有点儿亲戚关系，这才稍微放心了，但还是觉得有点别扭。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我家坡上面车站附近的那条街上，有些高级住宅。那是二次大战前建造的房子，盖得结实坚固，在空袭当中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坏。其中一些洋式建筑，在战后马上就被美国占领军给接管了，相继就被刷上了油漆，色彩之鲜明，不是粉色就是蓝色，都是些不免让我们想象到会从那里面传来年轻姑娘们那“呀！”“哇！”的尖叫声的颜色，使得父亲每次通过那儿时都要嘴里“喊、喊”地骂上几句“洋鬼子”。但是，在这些洋房的中间还夹杂着一所典型的日本式庭园，没有被接管，可也没有人住，一直静悄悄的。那让人感到压抑的日本式建筑，矗立在周围花花绿绿的气氛中，就好像一个日本姑娘站在一群美国女人中间那样醒目。突然有一天，那日本住宅开始修工了。大卡车排在房前，施工的巨大声音从早响到晚。开始我以为是局部改造，但后来房子一点点被拆除，使得街上来往的行人都不免驻足观看，是什么地方不合适，居然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地把这么好的房子给破坏了？到最后房子完全被拆光了，透过繁茂的树木中间看去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空地。拆这座房子用了多少天呢，在我的记忆

之中好像很长时间，也许一个月，也许过了两个月。

我在这儿用了“大卡车横在那儿整天大声地施工”来描述，但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也许只是一天或是某一天在施工，然后隔几天后又施工，也许事实上这样写更为准确。因为当时正值物资极度缺乏的时代，不管干什么都要去操心能不能搞到东西。要是从早到晚都有卡车停在那儿的话，就要有办法搞到足够的汽油。如果用现在的想法来看，拆个房子，如果每天都干有几天就会干完了。所以，实际上不是破坏性的拆除，而是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地拆的。只不过那建筑的威严和从路这边就可以看到的厢房的幽雅，足以使我感到非常地可惜了。那光景让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被破坏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埋藏下一种无言的悲哀。

在想到日本战后社会风俗美国化的今天，我认为变化确实是在战后发生的，可又同时感到这种变化的发生正像我看到的那座日本建筑被破坏一样，是一点儿一点儿地、随着时间的流失被慢慢渗透着破坏的。

好像是半年后母亲从那个小女人那儿听到了事情的真伪，据说那豪华的日本式房子整个被人偷走了。我和母亲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家也曾经被小偷光顾过几次，好不容易从空袭中得以幸免的衣物，被人从仓库里偷走了，母亲心疼得脸变得铁青。可这是整座房子啊，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干了好几个月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当房主回到自己家来的时候，看到自己整座房子销声匿迹的话，一定会茫然不知所措吧。当然我没有听人这样说过，也许房主在疏散的地方每天为了一日三餐已经没有余力顾及什么房子了吧？当时能把一天三顿所需要的食品弄到手是一件很大的工作呢。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房子被盗恐怕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K 老夫妇和母亲每年有几次通信，K 先生从日本海那边的